



邮箱:cyy0532@163.com

张 彤

花 事

■

对我

是一种真正的幸

福。

几乎每年春节放假前的最后一天班,我都

会跑到院子里拍梅花。

在老城的文学院有两株

腊梅,

向阳的一株相当盛大。

横斜的枝条与若隐若现的花苞,似乎在昭示着严冬已远。这株梅花的西边是成行的竹子,前面则是青岛老城典型的红瓦屋顶,无论怎样拍摄,都会有很好的背景。当然,不拍照更好,静静地看,能体会到万籁俱寂,暗香浮动的意境。

如果遇到下雪天,

暗红的花蕊会特别惹眼。

梅花是不惧风雪的花,

更是报春的花。

这株梅花的花期很长,

会一直延续到3月。

2月中

旬时,

腊梅会盛开。也许不会有太多人注意

小小的腊梅盛开时的景象,

她们不仅会令满院芬芳,

更能体会到她宏大的气场。

此时的梅花颇有

吴昌硕之笔意,

点画狼藉,

雄强霸悍。

说起来

梅花这种植物对我不应陌生。

在杭州读书时,

学校旁边就是著名的灵峰,

灵峰探梅是西湖新十景之一,

而从校园侧门穿

出去,

就可到达灵峰。

每年寒假过后,

这里都是

春意盎然。

但是我相信人

对于花草的感受是与

阅历有关的。

少年人的眼里面多半没有花花朵朵的,

灵峰上那些著名的梅花,

于我而言只是一

种浮华的存在,

而现在,

我们这个老旧的院子

里,

一株寻常的梅花,

却好像与我有了心灵的感

应。不能小看了她们,

我时常觉得,

天天看到她

都会要求我从不同的角度拍摄这两棵玉兰花,她喜欢这盛大的花树。我每年也会把这两棵紫玉兰发到微信朋友圈里。

许多前辈作家编辑也会因此感叹,年年岁岁。两株玉兰是有一些区别的。东边的一株气势磅礴,西边的一株处于弱势,在这里工作过的许多位前辈老师都曾告诉我,两株树是西强东弱,后来渐渐地势均力敌,不知何时,形势已经悄悄逆转。这种说法让我备感新奇。凡是生命皆有盛衰,两棵无言的玉兰,我愿意把他们想象成一对知音和对手。一山不容二虎,但是没有两只老虎的山肯定不是什么名山。两只老树在经年累月地相互对视,其实也是在与流逝的时间抗争。

紫玉兰花落后,我身处的老城花季暂告一段落。除了隔壁院子里一棵巨大的泡桐,一直到夏天,不会再有新花了。

夏天的花是文学院对面的凌霄。凌霄花开起来也不太讲理,红艳艳一大片,像梦露那一派艳星的嘴唇。凌霄的藤蔓老气横秋,羽毛状的复叶绿得发黑,浓墨重彩,难免俗气。但是对面的院子不一般,那栋神气的老洋房,经过岁月的打磨,越发深不可测起来,似乎与这凌霄花颇为合拍。美术馆的退馆长儿时曾在这个院里生活,他曾告诉我,这条街上曾生活着一位迟暮的美人,年轻时是百乐门的舞小姐。退馆长的本

行是戏剧,说着说着便惟妙惟肖地模仿起来。自从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我越发觉得对面的凌霄,与烟酒嗓的爵士歌手和摇曳的舞小姐有那么点相通。

凌霄过后,便是秋天了,秋天开的花是桂花。许多年来,桂花都是令我恍惚的一种花。我闻到桂花的香气,就会想起少年的时光。那时我们还经常写信,有位同学将桂花装进信封里,寄给暗恋的女同学,我们觉得这个办法挺好,也纷纷效仿。不管给谁写信,都在信封里加上一小把桂花,所以桂花的香味,于我而言是青葱岁月的某种密码。

信号山路上有许多桂花。我们文学院一到了金秋时节,也会香气四溢,有几株桂花种植在门口。有一次在单位走得晚,出门时已经月光如水,清寂的月光与沁人的桂花交织在一起,让我重重地恍惚了一下。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我在月光与桂雨中隆重地发一会儿呆。

花是热烈的,绚丽的,花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不认为这些花只是无声地开落,反倒经常听到它们交织出的音乐。我经常想象,老城的花,是一部严整的交响曲,第一乐章是梅花,主题圣洁而伟大;第二乐章是紫玉兰,充满了时间感与抒情性;第三乐章是凌霄,多少有点诙谐与摇摆;而终章,则是桂花,我认为这是一种回忆之花,那香甜里含有对过往的回望。



王国梁

走笔信号山路

驱车沿海滨一线行驶,进入八大关的地界便闯入了所谓的青岛老城区。给外地游客最直观的感觉是楼变矮了,树变密了,人和车都变慢了。新城与老城,虽未有严格区划,但风貌却相去甚远,有历史沿袭的余温,也有后来人对保护概念的警觉。总之留下的让人珍惜,失去的也不必徒增感怀,当下的便是最好的。

迷宫一般的青岛老城常令人犯迷糊,这里拐个弯,那里开条道,斗寸的空间,恨不得九曲回肠。走在路上,常见托着手机原地打转的外地游客,东张西望,一脸迷茫。打听路和被打听的一个比划一个猜,两下着急。只好指着远山上的红色大球道:山的这边,山的那边……打听的才恍然明白一二,悻悻离去。那个红色大球便是信号山的标志,也如一座灯塔,静静地矗立在山顶,俯瞰老城变迁。

有信号山,便有信号山路,却绝非主路。以龙江路上坡段尽头为始,路分左右,各自单行,一头如一柄弯钩,钩住了华山路;另外一头与莱芜一路相连,延伸到齐东路、大学路。岛城人不辨南北东西,若给人指路常说左右上下,全仰赖地形地貌,特别是到了单行道林立的信号山路周围,更不敢指东道西,况且周边住的全是老城土著,本家都没搞明白方向,更别提给外人指出主意了。

信号山因为港口航船挂旗传号而得名,名曰山,其实高不足百米,从信号山路拾阶而上走后门,只消一刻便可登顶,但却鲜有人知,大多从正门鱼贯。也因此造就了信号山路不张扬的品格。路虽低调,人却兴旺。看上去别无二致的老楼小院,没准曾经住着著名画家和音乐家,两院院士和部队首长。纵是现在,路上也常碰见曲艺名家和文化界大腕儿。前一刻他们还在媒体上衣着光鲜、侃侃而谈,这一刻就隐去了光芒,客气地跟老街坊们互相问好。手里拎着的,是刚从市场买来的新鲜菜果,还有一袋子橙黄沫白冒泡的鲜啤,回家侍弄上一桌,烟火撩人。

信号山路上鲜有门头店铺,靠莱芜一路一侧有家房屋中介,几经易主,常换常新。往路中段深入,陆续开过摄影店、小酒馆和杂货铺,因客影稀疏,加之门头潜藏,大多开门不久就迅速凋敝。再往“红球”方向细数,有一家名为“曲苑”的小门头,是岛城曲艺界大腕操办的培训班,常听屋内传出快板吧嗒声响,稚嫩的童声演说着快书,倘若驻足听上片刻,竟也能跟着学上两句“闲言碎语不多讲,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之类经典桥段。

“曲苑”旁边还有一家单位。提新名大多摇头,但若提“老文联”,邻里无不亲切。院里主办一本文学刊物,名曰《青岛文学》,已有六十余载。2015年,时任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经造访此地,也借“信号山路”之名,对刊物寄托了“释放更加强烈的文学信号”的期望。

信号山路不长,步行十分钟有余;信号山路也很长,融百年历史沧桑。不知不觉,已经往返这条路有十年的时间,这期间,信号山路只整修过一次,便利了出行,再无其他翻改。停车依然是大麻烦,再多的车位也不够,马路牙子上也挂满了车。不甘心的老街坊发明了很多抢车位的办法,恨不得把家搬到车位上。虽然争抢紧张,却鲜有吵架拌嘴,车前都留电话,若是停得不巧碍事了,一个电话过去,双方也都是客客气气,有说有笑,抬手打个招呼的工夫,各自也都停得妥当。

像信号山路一样,青岛老城的道路如涓涓细流,串联起流淌而鲜活的生活,所谓的人间烟火,也在这恒久未变的道路两侧,每天、每时、每刻……悄然升腾。

何效杰

春钓灵山湾

春某日,我们从灵山卫出发,启航灵山岛。离开海岸,海水从湛蓝变成碧绿,犹如一枚枚玉石,在阳光的照耀下千姿百态。

天空辽阔,海涛阵阵。船行处,风浪骤起,木船霎时被浪涛托起,继而又落下,让人有一种浪遏飞舟的感觉。

船头划破海面,掀起层层白浪,涌出大量的珍珠。透过奔腾的海水,大小成群仿佛有生命的泡沫,带着蓝色和白色在上升中荡漾生姿,逐渐趋于平静,融入茫茫大海中。

船行近一小时,灵山岛隐约在望。清晨薄薄的一层白雾将灵山岛围绕,那是一个近乎半透明的、宁静的绿色世界,让人充满了探索的欲望。灵山岛地处黄海,也称灵山岛,距离约10公里,山高海阔。随山坡起伏而高低错落的小楼和红瓦房屋,或居于崖边,或位于海畔,或半藏于山洞,梯田、绿树、碧海、红瓦、蓝天交相辉映,从海上远眺,宛若一块艳丽之翡翠浮在海面,故有“灵岛浮翠”之美誉。

灵山岛峰峦起伏,岩礁怪奇,奇石横生,如鬼斧神工一般,尤其是岸边的礁石灵秀、奇怪,色彩纷呈,堪称“天然的石雕艺术博物馆”。灵山岛仿佛一个地质公园,融汇了岛、海、山、洞、岩、云等大自然的美于一身。

王开生

八大关的树

先有太平角,后有八大关。

太平角,清代称其为“蒙豆岛”。德占时期,太平角区域已建有多处房舍,至上世纪20年代初,别墅群蔚成规模。1922年日照叶春培著《青岛概要》记载,“太平角为颐养区之中心,西人避暑,皆集于此。避暑别墅,比比皆是。其地林木成荫,一碧无际,所有马路均隐藏于绿叶从中。”

百年太平角花木葱郁,绿树掩映,自规划建设之初即独具特色,十二条马路各植有不同的行道树,为后来的八大关区域的开发建设,提供了有迹可循的鲜活样板。

太平角一路的行道树,早先种植的是木槿,为该区域为数不多的花树之一,可惜未能适应沿海的气候环境,现已消失殆尽,如今被常绿的日本黑松所替代。太平角海边有几片角四路的龙柏,以及散片所植的水杉、雪松、朴树等。太平角区域的小气候,空气清冽,静谧宜人,负氧离子含量极高,百年以来,一直是避暑疗养的胜地。1934年夏,郁达夫夫妇来青避暑,在此曾写下“湛山一角夏如秋”的诗句。

秋风起,瓜果飘香,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太平角一条幽静小道上,自然生长的板栗树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熟透的栗子,吧嗒吧嗒悄然落地,一颗颗结实的新果,脱掉刺壳,崩裂而出。有心的同事捡拾了一大捧,热锅炒熟,入口既香又糯,甘甜美味,这是大自然赐予的原生态绿色食品。

太平角邻海的一座洋房小院中,一棵高大挺拔的核桃树,在季节海风的吹拂下,年年丰产。核桃长有绿色的肉身,剥开后,始见核桃。

前些年去甘肃陇南的成县采风,此地核桃树遍植山坡路边,是该县闻名遐迩的土特产品。岛城市内核桃树却是稀罕物,极少见!在太平角,也仅发现这一棵,其核肉饱满,生食亦佳。

湛山一路2号的宋公馆,始建于1926年,

原为宋氏三姐妹的母亲所居。其院内一棵老柿子树,每至秋季,橙黄的挂果摇曳生姿,引来群群喜鹊、斑鸠、八哥、白头翁,立在树梢高处啄食。

另有一棵桃树,晚秋桃子才成熟,果子不大,蜜甜,据说与中山公园的桃子名品“公园蜜”同期同种。此院最有看点的林木,却并不是那几棵果树,两排茂密的龙柏和高大的雪松,无不引人侧目。据测,此龙柏树龄已达140

年之久,在整个八大关太平角区域,首屈一指。

院中央,排列有三棵长满树洞的法国梧桐树,其树干之巨,非两位成年人合围不成,树龄在百岁之上,亦鲜见。

如此多古树名木汇集在此,小院气场之足,可窥一斑。

刘赞科

崂山二题

崂山

这是史前的巨浪,咆哮之后,留下的是,龙的脊背,浮在海面上。随着故事和传说出没。

山上蘑菇样的石头,还保持着跃动的姿态。光洁和冷的眼穿越历史的雾,而根在海深处。

一座山,是一本书。每一片叶,都写满经文。

海上的崂山,如一艘船,每一截树枝,都可做桨出海。洞里的道士,用手指着清澈的海水。

千百年,晨钟暮鼓,穿林击水,传递不绝的鸟鸣。而禅,在无语深处。

人在山中,鱼在海中。逍遥悠然,神仙行走。

崂山,一座永不沉没的船,载着生命与坚硬,驶向史后。

崂山茶

崂山茶,自江南来。

只一片,便绿了岛城,使北方柔软起来。

褪去梅林的温润,呈现光洁之躯。北方的雾,也暖。北方的水土有着故乡同样的结构,走向一致,异乡亦故乡。

枝叶肆意伸展,坚硬给茶让路,根须触到山泉的腺。山上的茶树,立在风中,摇曳着雾,渐渐模糊南方的记忆。

面朝大海,浪花朵朵开。

吮着乳白的海雾,茶的心情亮起来,有了新的气息,露出北方更纯的绿。

一杯崂山茶,便是一个通向海的口,便是一个登山人的眼中湖。

一杯崂山茶,顺流而下。饮者,心中便有了山,有了海,便是铮铮的汉子。

翠绿的叶子浮上来,温情也浮上面。

等你来!